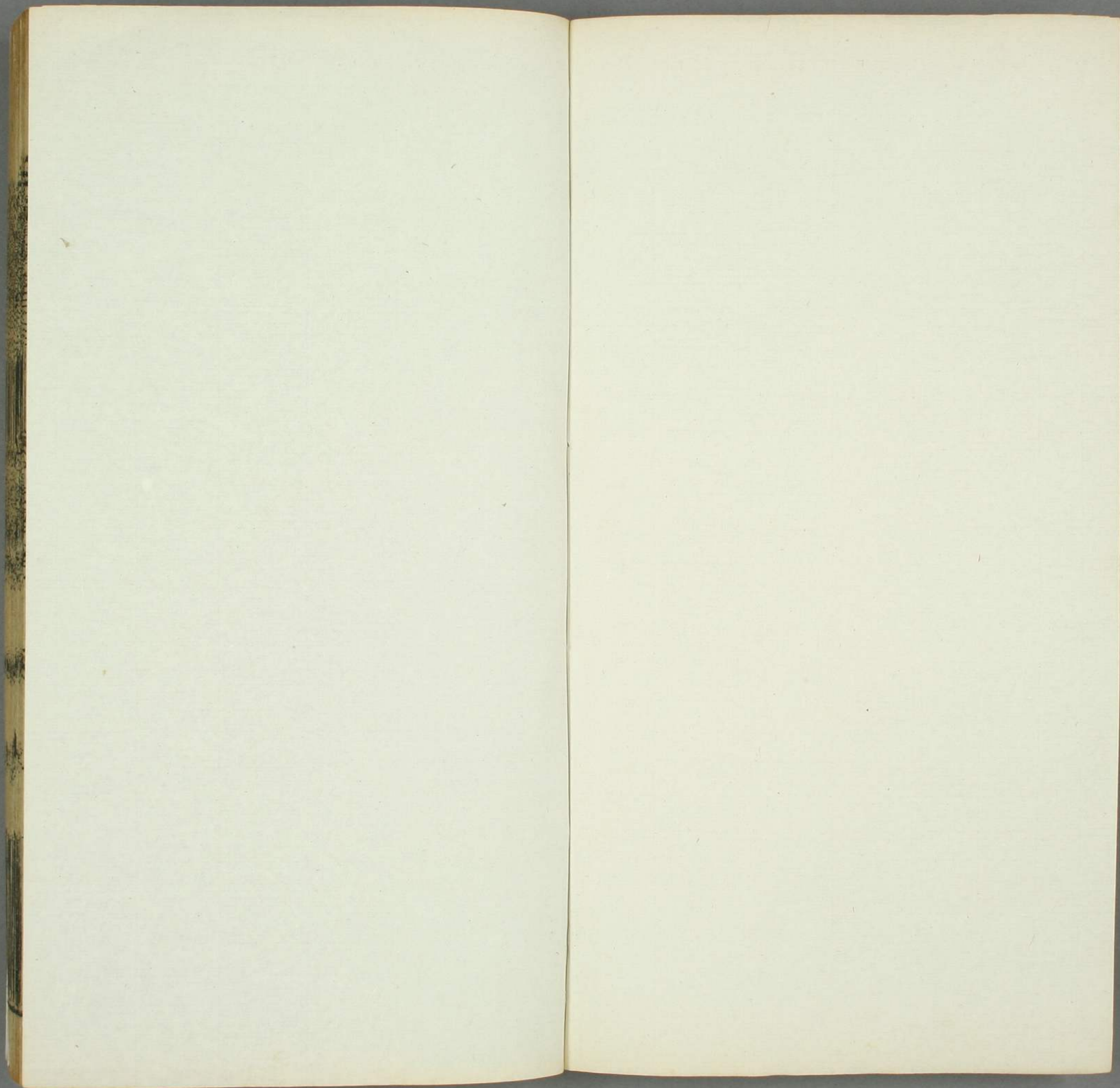




選舉  
卷三十三之三十五

特  
伊 4  
1046  
12





符  
74  
1046  
12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選舉考

鄱陽 馬 端臨 義文所詢那 貴與 著

賢良方正 制科

漢文帝二年詔曰廼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

賈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代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史與驅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選舉考

九

利  
289  
12



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卿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慙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

論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即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衣蓋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媿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翫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稽笏奏事卑卑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更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況賢良方正之士脫

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二  
跡草萊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睥表遠在  
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踈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  
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  
以時效忠讜乎然則山所言願少弛擊狐伐兔之事而講  
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為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  
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  
古義也又曰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夫所謂  
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廟切上躬耳今反為人  
主宴游射獵所盡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  
魏徵之流豈以日侍遊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  
乎

又按晁錯傳言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

對者百餘人惟錯為高第選中大夫錯未舉賢良時已為  
太子家令上書言事帝賜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  
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  
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  
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則帝於言事之微臣  
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嘗有嫉慢之意如山所言也制策  
略謂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  
悉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與愚民之  
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  
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  
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母怠則其所以虛心諮訪者  
尤為慷慨然觀錯所對言五帝神聖其臣莫及陛下神明

文傳通考卷三十一  
德厚不下五帝執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切恐神明之遺也大槩皆導護納諂之言殊孤帝孜孜訪求之本意反不如為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確實也錯在高第而所對如此則其餘百餘人者可知然則賢良方正負文帝帝未嘗負賢良方正也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仲舒景時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對畢復策之遂以為江

都相轅固帝初即位時以賢良徵諸儒嫉毀言固老罷歸之帝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特以不次之位

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衛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衛綰特使之書奏耳建白大義豈綰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奮然知所決擇如此可謂英主矣然轅固以老而見棄莊助以容悅見錄仲舒雖殷勤二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舉賢良一事考之帝終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元光五年詔策賢良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至是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

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弘奉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按武帝本紀言元光元年策賢良所載制策與公孫弘傳所載文小異弘對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紀又於制策之末稱董仲舒公孫弘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紀誤

弘初以賢良徵為博士後罷歸再以賢良徵方對策然則賢良之未對策者亦可以為博士歟董仲舒轅固亦皆先為博士後舉賢良

按西都賢良策之載於史者晁董公孫杜欽谷永杜鄴而巳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

而復再三詢叩得以整其所學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宜其姑為平緩無忤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晁錯知治體善議論非弘之比又遇謙恭好問之主如文帝且已嘗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時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碎奉大對之比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而畧無建明惜哉欽永阿王氏論益卑矣鄴指陳外戚譏切丁傅稍不負方正之名王吉貢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逸其傳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五年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推酤

有司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賢良文學者茂陵唐

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六十餘人也其建議之首曰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之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說為之罷榷酤然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

之淳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為有益於人國耳  
賢良及大夫問難本末見征推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詔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正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神爵四年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隴西郡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行禮容拜槃辟猶盤旋也



有司以為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

孝成建始二年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二年以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隕李見令公卿大夫博士議即以經對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令公卿與內郡國共舉

孝哀元壽元年以日食詔公卿大夫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漢舉賢良文學

晁錯以太子家令遷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舉遷江都相

公孫弘以博士舉遷中大夫

杜欽以武庫令舉遷議郎

嚴助郡舉擢中大夫

朱雲以博士舉遷槐里令

王吉以雲陽令舉遷昌邑中尉

貢禹以博士舉遷河南令

魏相郡舉遷茂陵令

蓋寬饒以郎舉遷諫大夫

孔光以議郎舉遷諫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舉遷諫大夫

杜鄴以涼州刺史舉遷及拜官卒

何武以太守舉遷諫大夫

轅固以清河王太傅舉遷歸

黃霸以丞相長史舉遷揚州刺史

朱邑以太守舉遷大司農丞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求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

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

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以其嚴宥為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嚴宥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

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賸索隱者各一人

沖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脩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東漢舉賢良文學

魯丕 和功曹舉遷議郎

中屠剛

蘇章

李法

爰延

崔駟

周爽 不就

劉瑜

荀淑

皇甫規

張奐

劉淑

劉焉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為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擊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

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

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

云云虞對畢擢為太子舍人

阮种與郤詵王康對賢良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

或言對者因緣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

所問未盡予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种策奏帝親

覽焉又擢為第一轉中書郎

按試賢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漢武帝之待仲舒而晉武之

時亦有之蓋於對者數百入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

見二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後世亦不過行之有司視

以具文耳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

憲宗開元八年上親策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從一道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仍令有司設食

石林葉氏曰漢舉賢良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餘人公孫弘為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者皆預選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洵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垞為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鎛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夔不侔度群同為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群極陳其不可度恥與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為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充位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詎難以處也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荊公亦同年聯名熙寧間康公荊公為相岐公叅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天寶十三載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辭藻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

憲宗元和元年勅制舉人試訖有通夜納策計歸不得者並於光

宅寺止宿金吾衛使差人監引至宿所切加勾當勿令喧雜

是年策賢良詔揚於陵鄭敬李益韋貫之同考覈賢良牛僧孺皇  
用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等權倖惡其  
詆訐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為唱誹貫之等皆坐貶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  
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  
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  
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  
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  
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璋傑特  
之才不困於黜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文宗太和三年賢良前進士劉蕡對策切直指陳時事不避貴近

言辭激切士林感動考官馮宿賈餗龐嚴等有所畏忌不敢上聞  
隨例擯斥議者不平諫臣或將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憚亦不敢  
為之明白同對李邵抗表請讓官於蕡不報

按既曰制科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升黜之權當一出於  
上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  
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為下第而  
帝擢為第一蓋漢世人主於試賢良皆親第其優劣臣下  
所不可得而軒輊也唐之制科則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  
僧孺輩以直言忤權倖則考官坐其累而劉蕡所陳尤為  
忠憤鯁切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為之明白雖是當時閭  
閻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覽之事故此輩得以制衡鑑  
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顯慶二年志烈秋霜科韓思彦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瓌解琬苗神容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三年辭碑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辭標文苑科房晉皇甫瓊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業科李文惠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科薛稷冠泚及第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張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蘇頲崔文童表仁敬何鳳孟溫禮洪子與

盧從愿趙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微及第疾惡科馮萬

石及第

長安二年龔黃科馬克羣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永魏啓心魏愔盧絢張文成褚璆成

真業郭鄰趙不為及第才高位下科馮萬石晁良正張敬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瓌及第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

冠泚盧怡呂恂及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銛及第茂材異等科王敬從盧重玄

及第

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李俊之及

第

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韓休及第藻思清萃科趙冬曦及第寄以  
壹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郭鄰之及第道侔伊呂科張九齡及第手  
筆俊拔超越輩流科杜昱張子漸張秀明常無名趙居正賈登邢  
巨及第

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袁楚客及第愨入奇士逸淪屠釣  
科孫述及第良才異等科邵閏之崔翹及第文儒異等科崔侃褚  
庭晦及第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子元達奚珣及第

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誠及第  
七年文辭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  
十二年將帥科裴敦復房自謙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邊科鄭昉樊術及第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鄧景  
山及第

十七年高才未達沈迹下僚科吳華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辭科鄭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劉瑾杜綰及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圓李廣  
琛及第

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崔明允顏真卿及第  
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辭藻宏麗科楊綰及第  
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  
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膺  
及第文辭清麗科奚陟梁肅劉公亮鄭轅沈封吳通玄及第經學

優深科孫玘黎逢白季隨及第高蹈丘園科張紳衛良儒蘇哲及第軍謀越衆科夏侯審平知和鄭儋凌正周渭丁俛及第力田聞於鄉閭科鄭黃中崔皓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楊郗裴復柳公綽歸登李直方崔邠鄭敬魏弘簡沈廻元佑徐衮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簡甫及第識洞韜畧堪任將帥科許贄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豐史牟陸震柳公綽趙叅徐弘毅韋彭壽鄒儒立王乃杜倫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張皓及第

十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均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佐徐弘毅崔群皇甫鑄王仲舒許季同仲子陵鄭士材丘穎及第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朱穎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博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崔瑄羅讓崔護薛存慶韋珩李蟠元脩蕭俛沈傳師柴宿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謁及第

三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賈諫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馮苞陸亘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龐嚴任畹呂迷姚中立韋曙李回崔儼崔龜從韋正貫崔知白陳玄錫及第詳明政術



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思玄及第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伸楊儉韋端符舒元褒蕭敞楊魯士來擇趙祝裴憚韋繇李昌寶嚴楚封李涯蕭夷中

馮球元晦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韋正貫及第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裴情侯雲章及第

大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邵裴休裴素南卓李其杜牧馮植鄭亞崔博崔璵王式羅邵京崔渠韓賓崔慎由苗

情韋昶崔煥崔讜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宋混及第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科鄭冠李式及第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制舉科目很多徒異其名耳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

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邦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

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

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俠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立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

之事殊不及為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後周世宗顯德四年十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於側陋求讜正於箴規殿庭之間帝王親試其或大裨於國政有

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爵技奇取異無尚於茲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從近代又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

昌於是乎在爰從近代又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

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於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縻  
繫遺才滯用闕執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  
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  
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十字已上當日內取文  
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  
上表自舉

宋朝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  
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  
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干吏部對御策試三千言以文理俱優  
者中其選

真宗咸平四年詔學士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  
於內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見  
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景德二年詔復置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  
安邊洞明翰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委中書門下  
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其名聞奏朕將臨軒親試

特命兩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讀待制重考上猶慮遺  
才令中書重詳定訖試論六首合格者以聞

大中祥符元年特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  
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於是悉罷

凡特旨試藝者有於中書學士舍人院或特遣官專試所試詩賦  
論策頌制詔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後唯將命為知制誥者方試制  
誥東封及祀汾陰時獻文者多試業得官

仁宗天聖七年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翰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方畧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布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祿然後天子親策之

後數歲李淑上書言吏部故事選人以祿限未至者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親策之非其稱矣又所謂茂材異等本求出類之雋也而士之不利鄉薦者始出而應焉臣以為此二者皆非國家求材之本意也宜有以易之於

是罷書判拔萃科令幕職州縣官皆得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諸常試鄉舉被黜者毋復應茂才異等科其後十餘年又詔自今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初御史唐詢與參知政事吳育有隙帝數稱近歲制科得人以育為賢而詢奏言自古災異乃冊賢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推引而特視進士之期凡應此科者至自稱曰賢良方正曰茂材異等曰博通墳典臣以為習扇僥倖莫甚於此可悉罷之而育復奏曰冊賢良自晁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也帝以育言為然由是制科得不廢而特禁其自薦而已

公是劉氏雜著曰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

將高卧潛處不知羔鴈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鬪指不足以諭其情側有攫金不足以況其態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於俗甚於進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兔也賢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石林葉氏曰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遂廢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入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設占之虛之等

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熙寧間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繼之

神宗熙寧七年呂惠卿以為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且進士已試策與制科無異乃詔罷之

先特秘閣考制科陳彥古六論不識題語何出字又不及數筆式不考蓋自秘閣試制科以來未有如彥古空疎者次年乃罷

制科

哲宗元祐元年復制科

紹聖元年罷制科自朝廷罷詩賦廢明經詞章記誦之學俱絕至是而制科又罷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乃置宏詞以繼賢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隨事設科其名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屬究其所試皆異乎進士明經今既復舊科純用經術諸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勅檄書露布誠諭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闕先朝已嘗留意特科目未及設二年詔立宏辭科歲許進士登科者請禮部請試若見守官須受代乃得試率以春秋試上舍日附試不自立院也差官鎖引悉依進士惟詔誥赦勅不以爲題所試者章表露布檄書用四六頌箴銘誡諭序記用古

今體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題分二日試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三省覆視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辭格起異者恩命臨時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改為詞學兼茂科科舉歲附貢士院試取毋過三人不中率許闕仍不試檄書增制詔分二日詔四題其二以歷代史事借擬爲之餘以本朝典故或時事宰臣執政親屬毋得試

高宗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司講求舊制每科場年命丞給舍諫議大夫學士待制三人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賊私罪人充先具詞業繳策論共五十篇送兩省待從參考分

三等文理優長爲上次優爲中常平爲下次優已上並召赴閣試歲九月命學士兩省官考試于秘閣御史監之試六論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揚管子文中子正文內出題差措書

祗應四通以上為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御前拆號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題差初覆考詳定官赴試人引見賜坐殿廊兩廂設垂簾幃幕青褥紫案差指書祗應內侍賜茶菓對策先引出題然後言事第三等為上恩數視廷試策第一人第四等為中視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為下視廷試第四人賜進士出身不入等與薄尉差遣已上並謂白身者若有官人則進一官與陞擢

舊制六論於正文及注疏內出題至是有司請除疏義勿用七年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一人呂祉舉選人胡銓汪藻舉布衣劉度上即日除銓樞密院編修官而度不果召

孝宗乾道元年詔令尚書兩省諫議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學士侍

制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為具詞業繳進

苗昌言奏國初嘗立三科景德增而為六仁宗皇帝行李景請依景德故事親策賢良秘閣六論專取六經及問時務其史傳注疏乞不條問帝亦以為問隱奧觀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亂有補闕政又詔以景德六科定為制舉之日俾少卿監已上奏舉內外京朝官增置書判拔萃科高蹈立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總為十科並許布衣應詔於是何誅富弼余靖尹洙蘇紳張方平江休復張伯玉輩出焉其立法寬故得士廣也自紹興復科三歲一下詔幾四十年未聞有一介魁壘豪傑之士出應制書豈盛治之世無其人耶蓋責之至備而應之者難求之不廣而來者有隔爾臣請參稽前制間歲下詔權於正文出題其僻書注疏不得以為問日追復天聖十科開廣薦揚

之路振起多士積年委靡之氣太平之治不難立也上詔禮部  
集館職學官議之皆曰注疏誠可畧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  
處山林滯迹遐遠侍從之臣豈能盡知伏見國初制科止令監  
司守自解送乾德中以無人應制許直詣閣門請應若依乾德  
故事恐起僥倖請如國初之制詔可

先是翰林學士汪應辰以眉山布衣李廔應詔上覽其文稱獎  
命依格召試會有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允文為上言之  
始依元祐獨試故事命翰林學士王職起居舍人李彥穎考試  
參詳屋六論凡五通上喜曰繼自今其必有應詔者矣十一月  
上親策于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復御殿引見賜制科出身  
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謄寫為冊進御及德壽  
宮并焚進諸陵淳熙四年李廔之弟塾復舉賢良方正而近習

又恐制科之攻已共擢出焉會台州趙汝愚舉姜凱信守唐仲  
友舉鄭建德吏部侍郎趙粹中舉馬萬頃應詔上問輔臣詔試  
賢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對曰昨李廔止獨試若數人須分優劣  
既而監察御史潘緯言制科不過三事一繳進詞業二試六論  
三對制策而進卷率皆宿著廷策豈無素備惟六論一場謂之  
過閣人以為難若罷注疏而復以四通為合格則與應進士舉  
一場試經義五篇者何異乃詔增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謄  
錄如故事所試六論後二日試院言文卷多不知題目所出及  
引用上下文不盡有僅及二通者上命賜束帛罷之舉者周必  
大等皆放罪舊試六題一明一暗時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國家  
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詔罷注疏出題於是郡國舉莊治滕成試六論皆四

通而考官顏師魯以其文理平凡不應近制又罷之自是薦紳重於特舉山林恥於自耀褒然而起者鮮矣

自李奎之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永康何致者為郡守陳纘館客纘入朝薦之有旨召試會同薦者滕成杜富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纘介蘇師且言之韓侂胄得內批如所請中書繳還後又為臺諫論其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為詆誣坐罷歸辛未歲致以吳挺薦召又為臺臣所論乃勒歸鄉增修所學焉葉適論制科曰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壞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無可用此科舉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

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舉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之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畧徧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士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答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



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哲宗以為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二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為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泛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識

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二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巽巖李氏制科題目編序曰閣試六論不出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強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歟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選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豈真多能哉斯執事者優容之也逮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改而制科隨罷君子謂彥古不達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狡焉思縱其淫心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便於已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尚肯復游其間乎彥古區區

昧於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容耳傳  
注義疏之么麼纖微且不及知矧惟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  
明哉而執事猶惡其名决壞之然後止彥古之黜宜也而使天  
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于元祐  
厯復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千而士莫應  
豈非猶懲於彥古故邪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  
而已今則惟傳習強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甚至惡聞而  
諱聽之逐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應也余  
勇不自制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踈放勉從事  
於傳習強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晁董公孫之後曾是弗  
察而猥承彥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掇其可以  
發論者各數十百題具如別錄間亦顛倒句讀竄伏首尾乃類

世之覆物迷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  
之賢於傳弈云耳實非制科本意也因書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難者六論然所謂四通五通者中選所謂準式  
不考者聞罷則皆以能言論題出處為奇而初不論其文  
之工拙蓋與明經墨義無以異矣况有博聞強記如巽巖  
者聚諸家奇僻之書掇其可以為論題者抄為一編揣摩  
收拾殆無所遺然則淺學之士執此以往亦可哆然以賢  
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科目取人之敝一至於此然  
觀邵氏聞見錄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薦富鄭公富公辭以  
未習范公曰已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以是  
觀之所謂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巖所編之類是也以富  
公異時之德業如許然應制科之初倘不求其文而習焉

則亦未必能中選東坡作張文定公墓銘言天下大器非力兼萬人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萬人之英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蓋所以誇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為制科不過如此則二公之所蘊蓄抱負此豈足以知之乎

博學宏辭科

紹興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

銘記贊頌序於內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一古一今試人先投所業三卷朝廷降付學士院考其能者召試遇科場年應命官除歸明流外入貲及嘗犯贓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試每次所取不得過五人若人材有餘臨時取旨具合格字號同真卷繳納中書看詳推恩則例比舊制更加優異以三等取人上等轉一官選人改秩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館職中等

減三年磨勘與堂除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下等減二年磨勘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並許召試館職大觀中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猶有應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復科以來所得鴻筆麗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紹興中得十有七人隆興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紹熙一人開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覽其文歎曰此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忠義報也即以遵為祕書省正字适為樞密院編修官詞科即入館自遵始後三歲法邁繼之真德秀留元剛應選有司書卷曰宏而不博書元剛卷曰博而不宏寧宗喜其文命俱實異等其後有司值郡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或降旨陞擢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宏詞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

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麴輪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李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葉適論宏詞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為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

制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公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駮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鄉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為此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鄉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

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任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使不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選舉考

孝廉

漢文帝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二匹悌者力田五匹廉吏二百石上率百石三匹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皆三匹也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石上乃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父失職貪夫長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廉舉孝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詳見鄉舉里選考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術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為萬家之

絲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為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無得舉者不得復舉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為吏舉廉佐吏補四百石

西漢舉孝廉

路溫舒以決曹吏舉遷山邑丞

龔勝郡吏舉遷重泉令

鮑宣以郡功曹舉遷郎

京房舉遷郎

趙廣漢以州從事舉茂材察廉遷陽翟令

張敞以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

尹翁歸以督郵舉廉為緱氏尉又為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

王尊以州從事舉遷監官長

蓋寬饒舉遷郎

劉輔遷襄贛令

蕭望之御史官蜀遷治禮丞

薛宣以大司農斗食馬察廉補不其丞又以其丞察廉遷樂浪都尉丞

馮遂野王子遷郎

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

杜鄴遷郎

王嘉光祿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

師行遷郎

黃霸察補河東為霸長復  
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王吉郡吏舉孝  
廉為郎

平當察廉為  
順陽長

孟喜遷郎

尹賞以郎吏察廉  
為樓煩長

京房以孝廉  
為郎

東漢之制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百官志故事尚書

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

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

二人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書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

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

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密二十萬口

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

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

之丁鴻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選郎官寬

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

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

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

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羨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慶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若顏回聞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



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  
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桓帝即位詔曰孝廉庶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  
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  
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  
悴困於調發庶望郡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  
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賦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  
邪為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

徐氏曰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攷元朔詔書云深詔執事  
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

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  
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為一科故  
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  
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為郎劉輔舉孝廉為襄賁令至東都則  
合為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  
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  
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  
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  
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  
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亦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臣諸科  
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  
之所不能及

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  
 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宏議  
 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  
 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所謂孝廉  
 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謂儒  
 家之學六藝  
 專門之類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  
 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  
 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孝實  
 廉之人豈有不學墻面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  
 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陰  
 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  
 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  
 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  
 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它可  
 知王荆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  
 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許荆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  
 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  
 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  
 皆稱第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  
 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  
 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  
 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按此後漢初之事當時之所謂孝廉必取其實行稽諸鄉

評譽望著者入選掄而聲稱損者遭擯棄故所舉大槩皆得其人中棄已來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請而得之於是只得假試文之事以為革繆之法矣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眾卓異者

桓帝

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延熹九年

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

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封事靡有所諱

徐氏曰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

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

(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東漢舉孝廉

馬援

伏波族孫以郡

魏霸

韋彪

馮豹

賈琮

鄭弘

周章

張霸

桓典

桓鸞

劉平

江革

周磐

第五倫

鍾離意

寒朗

朱穆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

翟劭

霍諝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黃憲

不就楊彪

張綱

王龔

种嵩

陳球

杜根

劉陶

李雲

傅燮

蓋勳

張衡

不就左雄

李固

杜喬

吳祐

延篤

段熲

陳蕃

李膺

劉祐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陳翔

擅敷

劉儒

賈彪

符融

鄭太

不就

荀彧

皇甫嵩

朱雋

劉震

公孫瓚

袁術

許荆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陽球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選舉考

七

劉琨 張興 包咸 楊仁 董鈞 服虔

穎容 許慎 高龔 劉梁 高彪 劉茂

張武 戴封 雷義 王烈 謝夷吾 李郤

公泌 穆 華佗 不就

長水校尉樊豐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

种嵩始為縣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謀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

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謀送客於大陽郭遂見嵩異之遂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求山澤隱滯

近洛陽吏耶詎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辨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俸太尉府

舉高第

按東京選舉孝廉一科為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二段觀之則濫吹者亦多如樊豐所言取年少能報恩者固非

矣若田歆庭詰种嵩而觀其辭對有序則謂之能吏可耳所謂孝廉豈於一應對之頃而知之乎

魏黃初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隳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大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

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

魏舒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

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東晉元帝初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後以經畧粗定乃令試經其後孝秀莫敢應命至者多辭以疾詳見無士門

宋制州舉秀才郡舉孝廉皆策試見舉士門

北齊制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賢良見舉士門

周武帝詔郡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歲一人見舉士門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沐邴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言事群臣莫速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教之不德群臣莫能遠吾國其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

代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間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進舉亦宜准此同所司作條件處分七月二十六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省取旁通諸義務窮根本試策三道問古今禮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頗三道日畢經義及策全通為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為一經

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全通者為上第上第者送各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經切即令所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其今年舉人或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者亦聽今年之後亦依新勅勅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頗令改業恐難有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勅孝廉科宜停

宋太祖皇帝開寶八年詔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或有文武材幹年二十以上至五十可任使者選擇具送闕下如無人塞詔亦以實聞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解孝悌力田及有人材武學凡七百四十人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採而濮州以孝悌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頗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墮越顛沛失次上顧曰止可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乃悉令退去詔劾本部官司濫舉之罪

按以孝廉或孝悌各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難於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為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控惚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後之進士明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為士子進取之塗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悌至不能言

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  
銳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  
明經自進者皆推朴無文之人遂欲別求進身之塗轍故  
寅綠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  
僻經與傳教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所抱負可  
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雋而士之不  
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悌  
力田文武才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武舉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巨材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力為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公孫賀北地人少為騎士從軍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趙充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為功

甘延壽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

馮奉世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為郎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

常惠應募隨蘇武使匈奴

鄭吉以卒伍從軍

傅介子斬樓蘭王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灌夫以候司馬從擊吳楚

蘇建以校尉從大將軍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槊馬射步

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者長一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

按選舉志言唐武舉起武后之時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詳書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槩言其不足道耶唐登科記所載異科出身者最獨軼武舉亦一次事

永隆元年岳牧舉武陟縣尉員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親問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之名何謂也半千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謂星宿孤虛也地陣謂山川向背也人陣謂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戰上深賞之

右補闕薛謙光言今武能制敵之科祇令鬻弧夫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是知謀將不取於弓馬良相不資於射策願降明制循名責實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疆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嘗



行

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景祐四年韓億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得傳請纂其要以授之於是出神武秘畧以授邊臣

慶曆六年策武舉鴻維師奏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神宗熙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射弓馬聽格聽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凡試中三班使臣與三路巡檢寨主未有官人與經畧司教隊差使三年無過則陞親民至大使臣有兩省待制或本路鈐轄以上三人保舉堪將領者並兼諸衛將

軍外任回歸環衛班以尚書兵部郎中韓頌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為額科場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監文官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一人聽免試入學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人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發中的或習武伎副之策畧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為優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為額

八年詔武舉與文舉同時鎖試以防進士之被黜而改習者

高宗建炎二年兵部言應武舉得解免解人各召保官齊公據赴部引驗於行在殿前司試弓馬訖就淮南轉運司別場附試程文從之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

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  
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  
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  
額置博士一員以文臣有出身或武舉高選人為之學諭一員  
以武舉補官人為之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各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言臣  
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  
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文武舉中選者或除京東  
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或經畧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率  
授以權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非所學也臣請取近歲中選  
入數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請

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五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  
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上垂意武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  
諸司計議官序位在機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義郎諸路帥司準  
備將領代還轉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節郎諸路兵馬監押代還  
轉保義郎皆做進士甲科恩例四年又以文舉狀元代還例除館  
職亦召武舉榜首為閣門舍人五年御試得正奏名四十四名始  
立武學園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七  
年初立武舉絕倫并從軍法凡願從軍者殿試第一人與同正將  
第二第三名同副將第五名已上省試第六名以下並同準備將  
從軍以後立軍功及人才出衆特旨擢用上曰武舉本求將帥之

才今前名皆從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他日可備  
擢用

武臣試換文資祖宗朝許從官三人薦舉紹興令敦武郎以下聽  
召保官二人以經義詩賦求試其後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  
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凡以秉義或忠翊皆換京秩恩數與第  
一人等後以林穎秀言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褒衣大袖專効  
舉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啓其僥倖名爵之心於  
是詔自今毋得鎖換

寧宗初復武科鎖換令

任子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董仲舒對策曰夫選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

賢也王吉言辭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  
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  
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  
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

哀帝元年除任子之令

先公曰漢二千石任職一年得任其子若同產蓋有八九歲  
為郎備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殿陛中郎將  
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祿勳歲課第之時出意上  
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  
否自郎選為縣令自大夫選為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時課  
其功而召之入蓋上之人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

西漢任子入仕

蘇武以父任為郎

劉向以父任為輦郎

孔光子男故為侍郎

董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蕭育以父任為太子庶子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汲黯以父任為太子洗馬

史丹馮野王皆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 辛慶忌以父任為右校丞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司空 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

右父任

霍去病任光為郎

楊惲以忠任為郎

爰盎兄噲任盜為郎中

右兄任

成帝時侯霸以族父任為太子舍人

趙兼淮南王舅子由以宗家任為郎

右宗家任

元始二年龔勝酈漢乞骸骨策曰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子一人

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右致仕任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

東漢任子入仕

亘郁 亘焉 周勰 耿秉 馬廖 宋均

黃瓊 袁敞 黃琬 臧洪 何休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

按任手法始於漢而其法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

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朝史不言門蔭之法而

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何也蓋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印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以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蓋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蔭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蔭叙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雖以它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唐制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

餘見舉官門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減每歲奏補千牛齋郎之類自今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蔭補

止齋陳氏曰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備身及太子千牛武資也蓋文武蔭補之制自後唐天成三年和凝奏齋郎歲以三十人為限同光二年奏千牛左右仗各六員歲以十二員為限至是減之歲凡補二

十五員恭惟(藝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必嘗  
登朝歷兩任然後得請不請者則不補矣(太宗)淳化五年春  
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書舍人武班大將軍以上並許蔭補  
如遇轉品即許更蔭一子而奏薦之廣自此始至道二年始  
有壽寧節推恩之令則聖節奏薦自此為例大中祥符元年  
始有東封禮畢推恩之令則郊禋奏薦自此為例前朝惠之  
累嘗裁定聖節奏薦自嘉祐元年罷今惟郊禋如故至於致  
仕遺表之恩凡與分皆特與也而後亦為定制至熙寧始裁  
定諸衛將軍諸司副使累奏不得過二人非任路分都監差  
遣即須入仕三十年方聽奏薦而限年限員之法立宣和四  
年中大夫至帶職朝奉郎入官十五年諸衛大將軍至武翊  
大夫入官二十年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勅內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翊

郎累奏不得過二人肆于(孝宗)法度益嚴淳熙九年更務裁  
抑始立逐郊蔭補恩澤正數宰相十人開府儀同三司執政八  
人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使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右武大夫及至通侍  
大夫帶職朝奉郎朝議大夫三人武功大夫至致仕遺表恩  
澤文臣見任宰相八名舊十名曾任宰執七名舊十名見任執政  
六名舊九名曾任執政謂帶職者五名舊七名在內侍從在外待制以  
上或不帶職太中大夫以上二名舊二名無遺表止得致仕者  
侍御史舊二名中散中奉至中大夫舊二名朝奉郎至朝議大夫  
一名武臣見任使相七名舊四名曾任使相六名舊八名見任執  
政太尉謂許依執政官例者六名舊七名曾任執政節度使五名舊七名諸  
衛上將軍至承宣使四名舊五名觀察使三名舊四名通侍大夫  
二名舊四名正侍至右武大夫舊二名諸衛大將軍武功至武翊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職官考 選舉考

大夫一名選部

又詔齋郎每歲以十五人為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充覆試不如所奏三司坐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應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當令於國學聽習經書以二年為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以名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寺舉禮郎陳宗紀並以學業未精令且習讀俟次年引對

又詔已有官而再奏者至所合授止 詔鎖廳就試至禮部不合格者停見任詳見舉士門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雖中選止令選官而不賜科第不中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

是遂皆賜第

七年幸南京詔文武臣僚迨事太祖者賜一子息澤初轉運使辟日省得奏一人天禧後唯川廣福建路始聽餘路再任者始得奏焉

**仁宗**慶曆中大城息蔭制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息例學士以下遇郊恩許奏大功以上親再遇郊許奏小功以下親蔭長子孫皆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蔭已嘗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祿仕聽再蔭自是任子之息殺矣

**英宗**登極四方監司州守賀即位押貢奉人悉命以官

知諫院司馬光言監司太守遣親屬奉表至京師者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非親屬者亦除齋郎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姪息藩鎮

之弊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勛  
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今縱不能盡罷其進表人  
若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以官其無服及非親屬者並量賜  
金帛罷去庶少救濫官之失時以詔令已行不從

英宗慨然思革天下之弊時方患官冗言者皆謂由三歲一磨勤  
其進甚亟稍遷以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自今待制以上自遷  
官後六歲無過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  
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員有闕以前行郎中又次者  
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

神宗熙寧四年中書言蔭補者免試注官多不習事以致失職試  
者又須限年二十五才者既滯所試又止律詩豈足甄才及已受  
任而無勞可書亦無薦者法當再試書判三道亦成虛文今請守  
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法官同  
銓曹官撰式考試第為三等上之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優等依判  
超例升資無出身者賜之試不中或不能試滿三歲亦許注官惟  
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自是更不試判仍除去免選恩格若歷任  
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其蔭補人亦罷試詩年及二十許自  
言而試斷案律義及議應格即許注官優等亦賜出身試而不中  
或不能試年及三十自許參注若年及二十授官已及三年出官  
亦不用試若秩入京朝即展任監當三年在任有二人薦之免展  
詔悉從之

舊制蔭補初赴選皆試律暨詩已仕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試  
恩皆試判更制以後槩試律義斷案議後又增試經義中選者  
皆得隨銓擬注其入優等者往往特旨擢賜進士出身



熙寧初裁損奏蔭之法自宰相使相而下并及宮掖外戚亦有減損舊制諸妃遇聖節奏親屬一人間一年許奏三人郊禮許奏一人今定諸妃每遇聖節并郊許奏有服親一人舊制皇親妻兩遇郊許奏親屬一人今罷舊制郡縣主過郊許奏親生子及其夫之親今只許奏親子舊制臣僚之妻為國夫人者得遺表息今除之舊制公主每遇聖節郊禮許奏夫之親屬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許奏一人今罷生日息聖節許奏有服親

按熙寧所裁損奏蔭之法先自妃嬪公主始此法之所以必行外如皇親妻及命婦郡縣主所蔭其息尤濫故並抑之而聖節奏蔭息例則仁宗時已罷之徃徃行之於臣僚而未嘗行之於妃主至此方有施行然亦但裁抑其濫及者而未嘗盡罷此例云

五年曾布等言中外臣僚陳請息澤未有定制今欲見任二府許乞差遣一人宰相樞密使兼平章事因事罷者陳乞轉官一人宿射差遣一人餘以次有差

徽宗宣和元年侍御史張汝舟言奏補之法有太濫者有太吝者今法所該奏補與先朝同而所從該奏者異昔之官至大夫歷官不下三五十年而今之出官有闕三五年間已至大夫者矣文武官至大夫既易且速其來日衆而奏補未嘗限年此所以為太濫也朝請至朝奉郎得致仕息雖亡歿在給勅後皆得蔭補至若中大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求致仕而受勅不在生前者乃格其息不與於是有所疾危而致仕身謝而未受勅者則其家徃徃歷哀須限仍以不及親授不與露恩者多矣此所以為太吝也欲乞文武官雖過郊當蔭文八官不及十五年武入官不及二十年

皆未許蔭補以抑其太濫至於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嘗乞休致而身謝在出勅前並許奏蔭以補其所不及詔除寺監長貳至開封少尹繫用職事蔭補不合限年餘悉從之

司諫李會言比年大臣子弟僅能勝衣即筮從列遇大禮亦得奏補其稚年顯貴身既濫矣未有子而移蔭他人是疊濫也請待制以上無出身人須年及三十通歷任及十年者遇郊許奏從之其後朱勝非追記當時權臣欺君濫恩其言曰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設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故也趙普子弟皆官右列普再相長子遂受莊宅使元祐中范純仁再相子正平博學有文行未嘗出官竟死選調紹聖中章惇作相九年子接及特皆高第有學問士論推許並為川縣幕職監當官准是仁宗

朝夏竦子安期以累任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熙寧間王安石薦其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後因三經義成遷直學士力辭不受然安期猶有材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同時為執政從官宰相鄭居中子備年億年劉正夫子阜民阜民余深子日章兄清王黼子閔享白時中子彥暉執政蔡卞子仍鄧洵仁子襄鄧洵武子雍並以曲恩倖例列于從班而阜民襄閔乎尤懦騃或始十餘歲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已獲荷囊未應娶婦已得任子時亦覺其太濫遂免奉朝而列侍從如故

高宗建炎元年李綱言宣靖以來宰相子悉以恩澤至待制雜學士乃詔宰執子弟任待制已上者並罷

紹興四年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

資吏部言有礙條格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者自是為例

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祖宗朝秘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祖宗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蠹也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行詔下其議會思誠去國議遂格

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多出軍中爵秩多而族姓少凡有奏薦同姓皆期功異姓皆中表閭巷之徒附會以進察紳柵長利其高貴有司不能詰其端它人不能伺其隙請自今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詭冒者連坐之

孝宗即位慨然思革冗官之弊初詔百官任子者遇郊恩權免奏薦年七十人遇郊不許奏子俄又詔未奏者許一名

乾道九年詔武臣嘗任執政官遇郊聽補文資於是恩數視執政者亦得之蓋戚里宗王與夫攀附之臣皆爭以文資祿其子不可復正矣

寧宗嘉泰初言者以官冗恩濫諸宗文夫授官者依舊法終身只任一子兩府使不得以郊恩奏門客著為令

慶元蔭補新格使相以上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太中大

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六人文臣中散大夫  
 以上武臣防團刺史及橫行四人文臣帶職朝郎已上武臣正  
 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  
 少使相七人曾任執政官六人太中大夫已上二人武臣使相  
 已上八人節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  
 武臣防禦使已下並不得推遺表恩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  
 思誠嘗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  
 子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既而從官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  
 恩為吏部所格者開禧末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  
 員之外若非泛恩澤則蓋不計云謂監司帥臣遇華恩及泛使出疆之類銓試者  
 舊有之凡任子若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後權停紹  
 興三年始復舊無出身人許習經義詩賦時議或刑統義斷案

十三年九月詔兼試二場惟有出身人試律如故其任子之在  
 蜀者舊法令益梓兩路漕司輪年分春秋銓試乾道二年從知  
 蜀川楊民望之請委置制司主之後有降勅差監試考試官惟  
 蜀士同出身之在東南者則免銓試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  
 七乾道二年後上春秋試二人而取一紹熙末議者病其寡學乃  
 請三人而取一後三年謝用光為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祿之家  
 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許焉今蜀中銓試甚寬凡假手者率  
 費七百緡又勢要子孫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  
 不免此要當如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舊銓試未合格者許  
 堂除淳熙中孝宗始嚴其令八年八月趙衛公帥瀘奏其子昱  
 書寫機宜文字既受勅矣未待問蘊之在西掖緣他事以未銓  
 試為言遂寢其命紹熙元年八月計司業衡又奏乞中選人就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選舉考

十三

吏部長貳廳前簾試試中然後許參選小經義一首或小明年賦或省題詩一首明年四月吏部條具如所奏內同進士出身并恩科人更不簾試仍下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黃子由時為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試律義自不須更簾試大臣進呈光宗曰簾試以筆代筆之弊正當加嚴豈可廢也三年八月謝子肅侍郎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注殘零闕人乞令郎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釋如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始任子降等補文學者與恩科人皆免銓試孝宗以為非是亦命試焉惟宗室子銓試則終場無雜犯者皆出官蓋朝廷優天屬之意廣東西漕司舊亦有銓試乾道八年罷之乾道元年吏部尚書兼顯上言選人差注格法堂除賞典並在官者巧於經營而賞典不勝其濫至於銓試號為公選舊來一

歲二試十取其七今乃從而損之歲止一試十取其五夫其嚴且難如此而注授之際乃為多且濫者所陞壓非所以為平也上從其議命更法焉

淳熙十二年臣僚言比年銓試有以國戚而與宮觀有以勲閥而與差遣問嘗中銓乎曰未也臣聞古之行法必自貴近始捨貴近而行於踈遠則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請明詔執事自今一時除授未察其中否者令吏部條具來上未中者許給舍繳駁臺諫彈罷雖宮觀嶽祠帶貼職者亦在所不與蓋貼職者天子之優恩非可假此以免試也嶽祠宮觀臨民之漸也不中銓試不以貼職而出官不以嶽祠宮觀而臨民則倖門塞矣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五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選舉考

童科 小學附

漢興蕭何草律曰大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後漢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童子郎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

黃琬以公孫為童子郎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二入太學號奇童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司馬朗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幼  
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  
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

唐有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  
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

廣德二年停童子歲貢

大曆三年復之仍每歲令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說  
奏聞十年再停之

開成三年勅諸道應薦萬言及童子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  
官者合詣吏曹未仕者即歸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外更有  
招延則為冗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薦俾由正路莫絕倖門雖  
是命不以童子為  
薦者此此有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禮部貢院奏今後童子委本州府依諸色舉  
入例考試經解選省仕稱鄉貢童子長吏不能表薦若無本處解  
送本司不在考試之限

天成三年勅近年諸道解童子皆越常規或年齒漸高或神情非  
俊或道字頗多訛舛或念書不合格文積成乖弊此後應州府不  
考藝能濫發文解其逐處判官責罰仍下貢院將解到童子精加  
考較須是年顏不高念書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

長興元年勅童子準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得

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須是正經不得以諸子書虛成卷數及第後十一選集初任未得授親民官

周太祖廣順三年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童子元念書二十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

宋真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並長吏以聞至是亦召試殊詩賦各一篇蓋詩六章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後旨復召殊試詩賦論嘉其敏瞻擢授秘書

省正字

王氏揮塵錄曰真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佈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帋云伏念臣先於太中

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

方始三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續蒙宣赴東官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其

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茲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

來年二月當滿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拾祿無以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

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甲子庚申即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

一任覬仍稟稍得養單貧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以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於前時

耶宋興仲續歸田錄云伯佈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選舉考  
三  
闡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辭畧云蔡伯佈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按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試年十四仁宗以太中祥符三年生則仁宗有生之年殊年已十九今謂殊與蔡伯佈俱以五六歲為神童侍仁宗於東宮誤矣

仁宗即位以童子賜出身者凡十人寶元元年以為無補而罷之神宗元豐時置在京小學有就傅初筮兩齋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尚有繼至者分十齋以處之增教諭

俸不許受束脩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內舍上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各一道稍通補內舍優補上舍後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

崇寧五年參在京小學規約頒之州縣小學州隸教授縣隸學長其小學生皆自備餐錢附食至宣和罷其法

童子科元豐以後賜出身者五人元祐時詔禮部自今請試童子誦書毋收接大觀後復其科賜補官者五人

高宗建炎二年初試童子祖宗朝皆天子親試其命官免舉皆臨期取旨無常格也

孝宗淳熙八年始詔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六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或賦及詩各一首為上等與推恩誦書外能誦一經為中等免文解兩次止能誦六經語孟為下等免

文解一次覆試不合格與賜帛

寧宗嘉定十四年詔自今歲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闕下元試于國子監而中書覆試為定制焉

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萬頃彭興宗張

求免文解者一人晏免文解者一人紹興三年賜帛罷遣者九人

紹興三年兄弟童子三人饒州江安國定國戴松戴滋惟朱虎臣者

能排陣步射及誦七書故補承信郎劉毅以小校子五歲善騎射

故補校尉虎臣浮梁人既召見特又賜金帶以寵異之此亦前所

未有

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呂嗣興者衢

州人也四歲能誦書切韻變四聲畫八卦上召見面俾吟詩遂授

右從政郎賜錢三百緡今伴皇孫榮國公讀誦乾道八年春也又

有臨川王克勤尤為警敏初命右從事郎廬陵李如圭三山孫公

洽何權並右迪功郎三山何致遠將仕郎廬陵郭洵直下用文學

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事郎吳剛年九歲

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務郎仍依初補法壬子四

月也晏元獻初以童子召試遂賜出身令秘閣讀書久之即以為

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臨川王克勤敏叔為秘書省讀書制祿

視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秘閣館職皆遷官選人改京秩有司言

克勤于上詔以為文林郎久之臺官有言其過者遂除初等職官

後復以鎖廳中第為太學博士自後未有繼者

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自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

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

吏道

西漢時以試吏入官

路溫舒縣吏

衛青縣吏給事侯家

公孫弘獄吏

張湯長安

杜周廷尉

王訢郡縣

陳萬年郡吏

于定國獄吏

龔勝郡吏

丙吉魯獄

趙廣漢郡吏

尹翁歸獄小

張敞鄉秩補太守

王尊獄小

孫實郡吏

何並郡吏

薛宣都船

朱勝亭長遷功曹

朱邑齊夫遷卒史

趙禹佐史

王溫舒亭長遷廷尉史

尹齊以刀筆史遷御史

咸宣佐史

嚴延年郡吏

尹賞郡吏

樓護京兆

王吉郡吏

鮑宣齊夫補東州丞

焦延壽郡吏察舉黃令

公非劉氏送焦千之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

郡縣也自曹掾書史取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

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

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

疑則知其辨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

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戇愚無知隼諾無節乘

間窺隙詭法求貸答罵謬辱安以為已物故無可以與善者

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

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群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

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

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為抑揚偏有輕重故下

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

繫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

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彊明健決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

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後世儒與吏判為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為俗於是剽繁治劇者為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謂儒為迂於是通經博古為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抑揚輕重之意於是拘譎不通者一歸、儒放蕩無恥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今復之

和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秉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

餘人帶藏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舉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和帝世計吏無留拜者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異之讓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嚮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坐者皆屬觀壹造河南尹羊陟陟初不見後延與語大奇之西還謁弘農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遁去規聞大驚以書謝曰今且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言只知是壹也言更啓乃知己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

按以趙壹之文材儒雅而失身計吏以取傲忽如此非深相知者蓋不知其為壹也

徐氏曰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

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郡散吏表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克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屈也

**主事** (二)漢有之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

之中察茂材者為之後漢范滂自光祿四行遷光祿主事滂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泰聞之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

禮備之蕃乃謝之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為之

**令史** (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

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為之簡官儀

蒼頡史籍補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後漢

章龜上疏曰件特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奸

簡可皆停省務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即缺以

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恥焉丁帝以孝廉為郎

問實病乎蓋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平帝怒

中詔出終不能為郎又郎中衣著詭闕上書欲果與暴

真陰絲之學生劉尚為名儒素善著異召常補令史以辱之舊

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郎弘奏曰職尊賞薄

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蜀志董厥為府令史請

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基事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

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曰官基貴而吏基

賤也後世為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放縱於義理之

外故為世所輕而儒者尤耻與為伍(秦)棄儒崇吏西都因

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

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

吏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史而不

...

...

...

...

...

以為元成以來至東漢之初流品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而深以為恥蓋亦習俗使然然胡廣袁安之進身者亦由郡吏而丁邳則決不肯為尚書令史何也蓋東郡亦未嘗廢試吏入仕之塗故方其未遇而浮沉里巷無所知名也則雖郡吏亦屑為之及其既以孝廉異科薦舉徵召則未免自負清流雖尚書機要之地亦恥其為郎令史矣然攷晉書百官志魏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曰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然則丁邳雖誓死不為而自光武立法之後孝廉之為郎者遂為久例歟

都事

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帝詔

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眾局亦乃方軌二丞項須求才

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時以

士劉訥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顯

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顯

兼中兵都五人並以

才地兼美歷茲選

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六人領六

曹事唐因之

主事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

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令史

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唐並用流外

右歷代都事主事皆吏長之名也

西晉令史朝脯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賈充為尚書令以目

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書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職與諸曹令史

同

同

同

同

同

同劉卞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退為尚書令史。姚襄執符堅遣僕射尹緯詣堅問事堅見其環傑問曰卿於朕世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材王景畧之傳而朕不知宜其亡也

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孔顛為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梁陳與晉宋同

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然謂之流外勲品北齊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拜

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冗不參官品開皇十五年詔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煬帝以四省三臺皆曰令

史九寺五監諸府衛皆曰府史于時令史得官甚少年限亦賒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

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煩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苦

辛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遠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穿

舍其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二州行臺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

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

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師羅貴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獲已而為之遂從年限優以叙次六七年有

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為宦途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謚頌是歲京師飢旱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士並放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歸本貫又閩立本姜恪為相立本善畫洛有邊功嘗將為之語曰  
右相宣威沙漢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今史明經

張玄素少為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  
曰縣尉又問未為縣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閣殆  
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  
玄素雖寒微陛下重其材擢至三品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  
棄宿昔之恩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  
悔之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於廣坐自陳往事一  
無所隱

高宗永徽時吏部侍郎劉祥道上言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此選補  
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傳類為耻前後相沿遂  
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  
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元宗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  
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  
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  
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

按張玄素事太宗深以流外為耻彼創業之時依乘風雲  
致位將相其發身微賤蓋有甚於流外者矣不必恥也然  
至明皇時承平已久正當分別流品汰除冗濫以清士途  
而流外出身歲不下二千人蓋進士科取人頗少士欲  
求用而有所限制則捷出它徑覆汗穢而不羞矣

劉晏為度支使常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  
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  
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



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

鄭餘慶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賢餉奔委之第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細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決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後渙以賊敗憲宗聞而善之

唐法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歲滿授官見賞選門

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節並以優劣等第甲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次者依資又其次者與同類官中比擬仍准元勅業文者任徵引今古不業文者但據公

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

宋太祖皇帝開寶五年詔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驅使散從官伎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擬

上親閱諸司流外人勒歸農者四百人

六年上知堂後官擅權多為姦賊欲更用士人命選令錄簿尉克之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乃召舊任者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

太宗端拱元年詔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丘縣主簿喬蔚等五人為將作監丞充中書堂後官堂吏拔選人授京官為之自此始也

二年上親試舉人有中書守當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奪所受勅牒釋其罪勒歸本局因謂侍臣曰科舉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乃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

院京百司諸州繫職人吏並不得離局應舉

至道元年以堂後官藥崇吉為度支副使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用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質為秘書丞代掌五房事謂之曰汝見權用藥崇吉否當自勉勵也

雍熙時以堂後官充職事官仍詔除入謝外不赴朝參見宰相禮同胥吏

尋又詔流外出身曾坐真徒歷四任不入令錄

真宗咸平元年詔吏部銓凡注諸縣令佐勿得全用流外

流外補選之例五省御史臺九寺三監金吾司四方館職掌每歲遣近日與判銓曾就尚書省同試律三道中者補正名理勞考後以就試人多懷挾傳本乃有鎖院巡搜糊名之法試百司吏人間

律及疏所對合格復口誦之以防懷挾傳授之弊然其自叙勞績

臣僚為之陳請特免口誦謂之優試得優試者率中選後因言者

遂復減吏部考試百司人歲以二十人為額毋得僥倖求優試

神宗熙寧三年詔中書置檢正五房公事官一員每房各置檢正

公事二員並以士人升朝官充

石林葉氏曰樞密都丞旨與副丞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

事參謀議真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歐公建言請

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為都丞旨評初受命文

潞公為樞密使以舊例見之不為禮評訴於神宗上命史官

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為之檢不獲乃詔如閣門使見樞密

之禮

按檢正都承後來皆從官為之今觀此則知祖宗立法之

初或命胥吏或命士人固無定例也既胥吏所嘗為之官則宰相所以待之者宜其禮貌少殺於士大夫然攷之國史檢正之初立也鄧綰實為之鄧以上書阿附新法進身有笑罵從它笑罵好官須我為之之語則豈以充檢正為恧者哉

知徐州蘇軾上言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

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畜夫郎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傭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

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稅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為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進至朝廷察其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按祖宗時吏可出仕為官而外官又可以入為省吏嘗觀歐陽公集外制有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衮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等制皆在昭陵之時皆不特藝祖太宗朝為然也今坡公復拳拳欲立吏人出官之法蓋祖宗時省院要路之吏可以年勞出官而州縣小吏則未有入仕之法此

五路人士既摛於文詞多不能以科目發身則立試吏之途以收拾之亦良法也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百司胥史大率積案及二十餘年方得出官惟三省吏為最優幸凡于點檢諸司文書率隨其司酬獎減年出官最速其未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毋過厚則雜流可以少損

先時中書後堂官提點五房官雖未至員外郎奏補聽如舊制至崇觀時蔡京優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換防禦使觀察使由此任子百倍以前

朝野雜記曰堂後官者三省諸房都錄事也補職及一年改宣教郎五年願出職者與通判十年以上予郡建炎初李伯紀為相建請堂吏出職止通判從之迄今不改又曰凡吏職

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循備職郎用考第開  
陞至從政郎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授者未得注擬具元補  
因依奏裁

賞選進納

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稍增至四  
千石為五大夫第九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各以多少級數為  
差

景帝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  
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為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  
上廼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  
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乃得為使十筭十萬也賈人  
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  
官故減訾四筭得官矣訾與貴同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  
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

利

按漢初限訾富者乃得官蓋恐其家貧而為吏則必貧故  
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人又不得為吏有市籍即  
賈人也然則  
賈不及筭與及筭而為賈人者皆不可以為官則所限者  
衆矣故景帝詔減作訾筭四乃得官云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備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咸謂  
及徒復  
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言選郎吏又以富賈未必賢也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選舉陵遲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益虛乃募民  
能入奴婢得已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元朔五  
年置賞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  
開興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

曰官首六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

萬凡置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類云一級七萬金而此云三十一級級十

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一級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一級級十

萬至十七級合三十七萬也或說七當為一即十一級每級加一

字其曰直三十餘萬者蓋賣爵必級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

先除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千夫如五大夫千夫武功爵第七

大夫故揚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有罪有減二等爵得至樂

卿樂爵唯得至第八也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

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廢耗

元狩四年除故鹽鐵官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

至六百石也官郎又說增其秩得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

民乃詔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徙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表

笑言被牽引者為其株送徙入財者即當補吏

按漢初入仕之塗不加澄汰愚民之棄本逐末而儲蓄不

豐也遂立為入粟之法愚吏之貧乏無藉而貪欲不厭也

遂立為賞筭之法雖有愧於古人任賢使能之意然猶不

過隨時以救弊而上之人初未嘗利其財也至武帝以征

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立賞官明開鬻賣之門入穀者入羊

者入奴婢者煮鹽冶鐵者皆得入仕至株送之法行則階

之以罪罟以取其財而復酬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濫矣

西漢以賞為郎如傳曰漢制賞五

百萬得為常侍郎

張釋之 司馬相如

楊惲傳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

文獻通考卷三五

選舉考

七

出名曰山郎山財用之所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言出財用者雖非沐亦常

得在外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賞

賂流行傳相放效憚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

用長文也一歲之調度言總一歲所須財物文書調度移司農以官錢給之其疾病休謂洗沐皆以

法令從事有罪輒奏免薦其賢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

貨賂之端宮殿翕然稱之

貢禹傳禹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

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疑者予民無贖罪之法

故令行禁止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自見功大威

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贖罪入穀者補

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簿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

則取勇猛能操切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

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

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

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

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

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察其所以然者以犯法得贖罪求

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

平且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賢不以實及有贓罪者輒誅母但免

官則爭盡力為善責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按楊惲傳所載及貢禹所言大槩皆為貴郎設也任官不

以材德選而徒擇其賞力之富厚豈理也哉然貴郎之見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官

減仲產之嘆相如亦謝病乃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蓋其初  
非以德選遂為世所輕而宦亦不達故貨產之富厚者反  
因游宦而貧雖以釋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異日它有以  
見知人主自致顯融則必為貴郎所累終身坎壈矣士之  
所以進身者其發軔可不審哉 黃霸傳馮翊以霸入財  
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猶  
不以右職界之况徒以其家貨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輸財得官

卜式 武帝時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再獻

黃霸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

楊僕 賞第七叔王樓船將軍封侯

東漢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

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湜騎營士各有差

和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湜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  
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  
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十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  
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貯之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  
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  
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  
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



於是聲譽衰減

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公位

劉陶為京兆尹列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各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陶才原其罪

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蓋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雖以貨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也靈帝取之於貧饑之公卿蓋縱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也

晉武帝太康三年間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治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時孝宣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夫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唐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史九人補於吏部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賜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提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大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况墨肆之人苟

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  
又令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  
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凡捉錢品子  
無違負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千考功兵部滿十歲  
量文武授散官

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  
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  
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議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  
尼如納錢請准勅廻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  
無人廻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  
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  
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廻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

經出身如曾授業粗通帖策脩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  
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  
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  
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  
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  
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  
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  
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寇內  
軍用不克權為  
此制尋即停罷

元和十二年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方登念  
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優出身仍減

三選一千石者無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

勅入蕃使不得與私覲正員官告量別支給以充私覲舊例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十員取貲以備私覲雖優假遠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五年復其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覲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八員

宋興以來所重者獨進士若納粟授官止贖刑而已於民政無預也

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豐所立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

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即換授降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東南用兵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戶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納者皆嘗與不入納者均授科取今復其戶不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千斛於無窮也况大戶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當責何人辦事况不注監當不限磨勘與士大夫涇渭並流駑驥同皁又弊之大者乞改用進納本法詔近東南捕賊入金粟而補之官與常平法進納者異可如已命母改該注親民官而有田業在所蒞其母得注高宗紹興二十年用吳達言置力田科命江浙福建監司守臣募民往兩淮開墾田地歲收穀五百石歸官莊者免本戶差役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

科場許赴轉運司應舉

孝宗淳熙二年詔進納補官請舉年及合免舉之人許納補授文書直赴南省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繫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繫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繫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文節郎如繫進士補迪功郎

方伎

西漢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仕至丞相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倭幸

周仁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仕至侍中

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仕至大中大夫荀彘以御見侍中

武帝時虞初以方士侍祠

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亡所阿私龜策傳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詔

伍宏以醫待詔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 又有本草待詔郊祀志

范曄東漢書方伎傳論曰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謂李少翁後王莽矯用符命

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

王梁孫咸各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  
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  
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  
譚賈逵張衡之流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蓋謂此也

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在仕路者

任文公 善天官風角仕至司空祿

郭憲 善術仕至光祿勳

許楊 善術曉水脉仕至都水掾

王喬 仕至神術縣令

謝夷吾 善風角仕至太中

李邵 善河洛風星以孝廉舉仕至司農

樊英 善風角星筭災異以隱士聘仕至光祿大夫

公沙穆 善河洛步推之術仕至弘農令

單颺 善天官筭術仕至漢中太守

韓詵 善圖緯仕至江夏太守

按史所載兩漢士大夫明方術善技藝而在士途有至大官者如衛綰周仁吾立壽王則假方術以進而自他有文

行以取顯貴者也如李邵樊英之徒則雖善方術而本不假此以進身取位者也然攷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則終身肥遁不求聞達者甚多有不應辟舉者有變姓名不知所終者其賢士也其與後世之以一技自名而奔走形勢之塗以為干名徇利之階者大有逕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奴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設監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葦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踰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故事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甲謂秘書殿中太常左春坊大

僕等伎藝之官唯得本司遷轉不得外叙若本司無關聽授散官  
有闕先授若再經考滿者聽外叙

唐制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圖畫工巧匠食音聲及天  
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

中宗神龍元年太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秘書監其年又除方  
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玄宗開元七年勅出身非技術而以能任技術官者聽量與負外  
其選叙考勞不須拘技術例

天寶十三載吏部奏准格技術官各於當色本局署負外置不得  
同正負之數從之

文宗太和五年勅諸色藝能授官今後如有罪犯停職者委本司  
牒報吏部不在叙用限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  
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  
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陛下乞二州  
以報之帝喜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  
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  
心既而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匝矣使吾慙見此三  
人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乃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  
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宋太祖皇帝開寶十年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技術工巧人不得  
擬外官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領郡上曰用伶  
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

通考卷三十五  
選錄  
五  
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補  
乃以為太樂署令

真宗天禧元年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刑院不在磨勘之例  
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  
曰自化頃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尋諭以方伎之流不可任郡  
今復有此請命樞密使召戒之

乾興元年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畫琴棋待詔轉官止光祿寺  
丞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局正請勿踰此制惟特恩  
至國子博士而止

徽宗天觀四年併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局

醫學生入太醫局而算書生則歸之太史局

畫學醫字等  
並見學校考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五

